

此心安处是吾乡 让“老漂族”在异乡安享晚年

《中国妇女报》景韵润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背井离乡,他们被称为“老漂族”。

老人们在异乡过得好吗?需要什么支持?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实现社会融入,提升在异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随迁带娃的“老漂族”

“我是一名‘北漂’的东北姥姥,四年前外孙出生了,我也扛起了照顾孩子的大旗,从东北‘漂’到北京,儿女们走得远了,我们唯有目送,儿女们有需要了,我们倾其所有。”和女儿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井路社区的刘女士告诉记者,她今年60岁,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京照顾外孙。

“刚开始照顾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女儿女婿一上班,带孩子、做家务全由我操持。”刘女士说,前几年很忙,顾不得有什么想法,随着外孙一天天长大,不用背着、抱着自己就能玩了,她心里开始慢慢有点空虚了。

“我开始想东北的家了,但确实走不开,外孙上幼儿园,需要我接送;女儿女婿下班晚,做饭和其他家务也需要我帮忙。”刘女士感慨道。

“不论是‘北漂’还是去其他哪个城市‘漂’,只要两代人在一起生活,多多少少就会有矛盾,我和女儿也不例外。”刘女士告诉记者,有一次,她和女儿大吵了一架,自己在这屋哭,女儿在那屋哭,“我心想,这四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谁能理解我的苦楚,大春节的,老伴儿在东北过年,我在北京过年,我都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家。”

“我们都要慢慢学着理解对方。就我个人而言,到了一个新的城市,远离了自己的朋友圈,幸福感其实是下降了,但是,能看着外孙健康快乐地长大,含饴弄孙的时光也确实有很多快乐,很值得珍惜。”刘女士建议,照顾孙辈的“老漂”们要和家人多沟通,把烦恼和感受说出来,也要主动融入



新环境,与年纪相仿的邻居们一起买菜、锻炼、聊天,积极参加社区各种活动。

“我平时带着孩子去公园转转,在那里,我发现不少带娃的老人是从外地来的,通过这个圈子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大家相处得都挺好。”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社区每周都举办各类活动,老人们踊跃参加,聚在一起写对联、做花灯、看文艺表演,“外孙上幼儿园后,我老伴儿也过来了,有空我俩就一起参加这些活动。社区对北京当地和外地居民一视同仁,这一点我挺欣慰的。”

刘女士的老伴儿今年67岁,患有糖尿病,来北京前,他在老家买些胰岛素带来备用,用完了再在北京买。刘女士坦言:“对我们这些老人来说,异地就医的医药费报销是个大问题,安心就医对老人来说太重要了。”

融入他乡的新生活不容易

刘女士这样的生活已成为不少大城市随迁老人的生活缩影。记者先后与多位老人攀谈,发现寂寞孤独、子女关系、健康问题、口音、饮食习惯等是“老漂族”常见的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近3.8亿人,比2010年增加了1.5亿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告诉记者:“近些年的人口流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的人口

流动以个人流动为主,例如,以就业为导向的农民工迁移流动。近十年来,夫妻共同流动、夫妻携带子女流动以及夫妻携带子女和老人等的家庭流动比例越来越高,尤其在大城市,这个比例一直在增加。”

“北京各个小区楼下带孩子的老年人中,许多都是从老家来的。”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丽云看来,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长时间生活在异乡,老年人在发挥自身余热的时候,也遇到了诸多难题。

“不少老年人独自来到异乡,与另一半身处两地,在异乡没有朋友,年轻父母白天上班,老年人不容易找到说话的人,这会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孤独感。由于南北方言差异大,有些老年人独自外出时还可能遇到沟通障碍,对于已经承担繁重育儿任务的老年人,这些都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张丽云进一步说,这些老年人一旦心情不愉快,他们的身体也会发出警告,异地就医的不便,也成为老年人的一大担忧。

由于户籍不在北京,很多老年“北漂”的医保、养老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有的老年人怕给子女添麻烦,身体不舒服时选择不告诉子女,自己忍、扛过去……“了解和改善老年人在异乡的身体、心理和生活状态非常关键,这不仅是帮助老年人,也是帮助年轻父母和孩子。”在张丽云看来,这是互相联动的,相关部门应当全面考虑,积极构建有利于老年人融入的友好型社会。

破解身心漂泊的困境

“随着医保改革的开展和深入,老年人异地就医的保障水平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史毅指出,目前我国医保异地结算已经有了较大的进展,住院跨省结算比以前更为方便,老年人更关注的门诊慢特病跨省结算范围也越来越大。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目前所有统筹地区都开通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和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服务。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全国住院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已达7.82万家,全国普通门诊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为17.53万家,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为5万家。

调研中,史毅了解到,大部分带孙辈的老年人身体都还相对健康:“他们最大的需求是慢病的管理和药品供应,更需要的是异地基层医疗服务。不过目前,在报销比例方面,跨省异地就医报销比例还未达到和户籍所在地同等的比例,所以,建议考虑提高老年人在异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时的报销比例,按照当地居民的分级诊疗报销比例执行,这将为老年人提供不小的支持。”

张丽云建议:“对于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可以直接在系统里为他们登记备案,记录降压、降脂、降糖等慢病用药需求,在异地就医的时候,方便他们更好、更快享受医保报销。”

同时,张丽云还特别提出,保障“老漂族”的幸福晚年,就要建设更加开放的社区和城市,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养老服务。“建议街道、社区、居委会举办活动,吸引、鼓励老年人参加。这样,老年人能在活动中结识小区的其他老人,构建起在异乡的朋友圈。”

“除了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幼儿托育服务,减轻家庭育儿压力外。在未来的政策完善过程中,还要充分尊重老年人的劳动价值,为他们提供育儿补贴,也就是照料者津贴,这既能为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还能让他们得到充分尊重,促进家庭和谐,一举多得。”史毅建议。

服役8年间曾陪主人到各地学校、幼儿园做励志演讲 退役5年后 导盲犬珍妮去世

《北京青年报》王薇

近日,记者从中国首位女盲人钢琴调音师陈燕处了解到,曾服役8年且和她一起推动导盲犬走进公共场所的导盲犬珍妮,于1月30日在大连寄养家庭中去世。去世时,珍妮已经是十五岁半的高龄。陈燕在纪念珍妮的视频中说:“只要思念还在,就不算离别。愿你换一种方式再来人间,和你的寄养家庭、学校的老师、校长、盲人妈妈团聚。”

珍妮是中国第18只导盲犬、北京的第5只导盲犬,2011年4月毕业于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毕业后,珍妮与陈燕配对成功,当起了陈燕的眼睛。从进入公共场所处处遇阻,到如今导盲犬可以进入地铁、飞机、火车、银行。8年的时间里,珍妮和陈燕一起见证了导盲犬被社会逐步接纳的全过程,见证了中国社会助残意识的提升。

2018年12月18日,十岁半的珍妮在中国导盲犬大连训练基地退役。退役后,按照惯例,珍妮重新回到了大连的寄养家庭安享“退休”生活。同年12月30日,导盲犬黑萌萌成了陈燕的新眼睛。

在珍妮退役后的5年时间里,陈燕带着导盲犬黑萌萌,每年至少三次赶赴大连寄养家庭,看望曾经和她一起朝夕相处、为导盲犬走进公共场所“战斗”的伙伴。“1月30日,高龄的珍妮在寄养家庭妈妈的怀里离开,很安详。”陈燕说,为了让她们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龙年春节,珍妮的寄养家庭选择了独自承受失去珍妮的悲伤,没有第一时间通知陈燕一家。他们说和珍妮一起等着春节后陈燕来大连。2月18日,陈燕和导盲犬黑萌萌如约再次来到大连看望珍妮,才得知了珍妮去世的消息。

陈燕回忆说,服役的8年里,珍妮领着

她去全国各地的厂矿企业、学校、幼儿园做励志演讲;因为珍妮,银行业协会联合各大银行宣布全国的银行营业厅都允许导盲犬进入;因为珍妮,中国联通宣布全国的门店允许导盲犬进入。更让她感到欣慰的是,2015年5月1日《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施,盲人可以携带导盲犬进站乘坐地铁。同一日,当时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发的《视力残障旅客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若干规定(试行)》也正式开始实施,视力残障旅客可携带导盲犬进站乘坐火车。

2023年12月3日,北京市首家导盲犬培训基地在北京农学院揭牌,基地建设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北京导盲犬工作走上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中国残联副主席李东梅表示,导盲犬是盲人安全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实现就业,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伙伴。“我们要大力发展包括导盲犬、电子导



2018年12月17日,导盲犬珍妮退役前,引导陈燕最后一次乘坐火车。刘畅 摄

盲犬等在内的多种方便盲人出行措施。通过增加供给,让导盲犬进入寻常百姓家,并能够自由出行各类公共场所,不断适应盲人群体更高水平的无障碍需求。”

陈燕说,她希望人们可以像渐渐接纳导盲犬一样,去了解残疾人的需求,关注他们的需要,帮助残疾人更好地就业和学习。